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第三十九回 文招討聽曲用馬遂 李魚羹直諫怒王則

小齋長夏一爐燒，窗幾生涼竹樹交。午睡起來無別事，聽人鼓掌說平妖。

話說文招討三更時分寢不成寐，起來離了寨房，悄悄地巡行，只聽得唱曲之聲。上前窺看，原來是個打更的軍士，把那梆子按著板唱個曲兒，唱道：

恨妖人粗心大膽，不怕朝廷的法令。從你據了這貝州城，不知殺了幾千萬軍民的生命。只為你一個人兒，害我十萬大軍，背井離鄉操戈帶甲，受這般的危困。更有俺巡更的軍士們，擋著風，冒著露，整夜的行來步去，步去行來，喝號而提鈴。恁般辛辛苦苦，何曾有人來道個可憐的一聲。想將來，只是不公道的閻君，一般樣生，一般樣長，如何偏派我做軍人？若是有功的時節，大將算大功，小將算小功，何曾派到我小軍。只有陣上的槍刀，營中的捆打，是我們做軍的本分裏，應受應承。不合做了小軍呵，你使有張良般智，韓信般才，有誰休睬，那裏去討個出身？笑殺那文招討曹招討，兩個有名的招討，到如今招得幾人，討得幾人？眼盼盼看這手掌大的城兒，裝妖作怪，何日得太平。酸辛！俺做小軍的，倒有三分主意兒，只恨不在其位了，有忠難進，有志難伸。酸辛！若是有個築壇拜將的蕭何，俺這副忠肝義膽，情願報效了朝廷！

文招討聽得明白，便回帳房，喚身邊心腹之人道：「悄悄去喚那打更的軍士進來，我有話說。」須臾喚到，直至臥榻之前。文招討問道：「方才說有張良般智，韓信般才的，就是你麼？」軍士跪著磕頭道：「小人信口胡謔，不期招討聞知，小人該死！」文招討道：「你休要慌張，目今攻城無策，正是用人之際。你的三分主意兒，是怎樣？若說來可聽，要我築壇拜你，亦有何難！」軍士道：「不是小人誇口，小人能斬王則之首，獻與招討。」文招討慌忙親手扶起，問道：「你有何計策，恁地方便？」軍士道：「不瞞招討說，小人與王則同鄉，自幼同堂上學，結為兄弟。」原來軍士也是貝州人，與王則相交最厚。因跟隨一個房分叔叔到東京做客，消折本錢。叔叔死了，他就落在東京，占了軍籍。文招討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那軍士道：「小人姓馬名遂。」

文招討聽了，暗喜道：「想其人必應多目神之言。這漢子去，必能了事。」文招討道：「你且說如何用計？」馬遂直走到文招討身邊，附耳低言語道：「小人如此去，如此行事，必斬王則。」文招討聽罷大喜道：「若事成之日，必當一力舉薦，管你出身不小。不可漏洩於人。」馬遂應諾，悄悄地出了帳房，自去交更安息了。

到次日天明，文招討陞帳。眾將官都到帳下聲諾道過罷，立兩邊。文招討發放軍事已畢，叫左右喚昨夜打三更的軍士來。不多時左右捱問是馬遂，喚到帳前跪下。文招討問道：「你便是昨夜打三更唱怨詞的麼？」馬遂說道：「告招討！小人恐怕瞌睡誤了更次，把個小曲兒唱著消遣，其實不曾唱什麼怨詞。」文招討大怒道：「你說背井離鄉，擋風冒露，綱打有分，功勞無分，這不是怨詞麼？這廝捏造謗語，怠慢軍心，即當斬首。」喝叫刀斧手推出帳門斬訖報來。馬遂道：「告招討！饒小人之罪，小人情願去招降王則。」文招討教且押過來，問道：「你這廝亂道，有基本事招降王則？」馬遂道：「小人與王則曾有一面相識。今日賊兵連敗，因於一城之中，勢在危急。小人用詞說之，必使他不戰而降也。」文招討道：「我今寫一封密書與你，你若送得此書，招得王則來降，必當記功重賞。如其不然，你的死自在後面。」文招討當時寫了書信，封固了，交與馬遂。馬遂慌忙出帳，逕到貝州城下，隔著城河高聲叫道：「城上人！我有機密大事來報你大王，可開城門放我入城！」那守城軍聽說，稟了守門官，開了城門，用小船過河來，渡馬遂上岸。少不得細細搜檢，並無夾帶寸鐵。眾人見有文招討書信，只道下戰書的，押來見王則。

王則認得馬遂是同鄉兄弟，便道：「多時不見你，原來在文彥博軍中。今日有何事卻來見我？」馬遂道：「告大王！馬遂不才，失身在軍伍之中，本不敢來見大王。因前日夜間，該馬遂巡三更，恐怕打瞌睡，不合唱個曲兒。文招討道我攪亂軍心，要斬我，幸我轉口得快，稟道：「我有本事招降大王。文招討信了，親筆寫下一封書信，教不才來遞送。不才僥倖得脫，特來投順大王，不才盡知文招討軍中虛實，望大王收留在帳下做一走卒，當以犬馬相報。」就把文招討書信遞與王則。王則看了書中有許多大話，即便扯碎。便叫馬遂改換衣服，請到便室同坐。馬遂道：「大王是三十六州之主，小人得蒙大王收留，執鞭隨鐙足矣，安敢如此？」王則道：「寡人與卿乃同鄉，又是從小兄弟，與別人不同。」馬遂只得坐下。王則叫安排酒來，一面請馬遂吃酒，一面問文招討軍中虛實。

馬遂道：「文招討只有五萬人馬，詐稱十萬。前日又輸了幾陣，折了一萬多人馬。又傳家■明鎬寨中，存下一萬老弱中傷之人，如今不上三萬實數。昨日計點糧草，聽得說只可開支十餘日。今大王用心把守，不過數日，文招討之軍，不戰而自退矣。」王則聽馬遂說了十分歡喜。當日直飲到晚，王則對馬遂道：「曾記得少時同鄉，在書館中做對吟詩。自從愛了槍棒，便不攻文墨。今日故人相見，可各題詩一首，以表衷曲。」馬遂道：「小人從幼愚魯，趕大王腳跟不上，何況今日。大王請先吟，小人效顰而已。」王則教取文房四寶，帶醉寫出四句道：

脫卻軍裝換袞袍，六千人內逞英豪。

他時破敵功成日，敢為貧交乞節旄。

王則道：「我為散了六千軍士的錢米，知州見怪，因而起手。第四句是不忘舊之意。」馬遂道：「大王佳作甚妙，小人如何敢和？」王則道：「正欲觀卿賡和，以占學問消長耳！」馬遂依前韻也寫四句道：

交情僅見說綈袍，何幸今逢天挺豪。

佐命願隨諸將後，敢言功績望旌旄。

王則看了，大笑道：「卿立意甚美，不獨辭章也！」兩個吃得盡醉而散。次日，馬遂來謝，王則封為親軍指揮使之職，就留他在偽府中，與張琪一同值宿，時時請他談論。馬遂要殺王則，又下不得手。忽一夜，與張琪同坐吃酒，各談胸臆，說到忘懷之際，馬遂道：「聞大王部下，人人都有道術，不知老哥有甚神通？」張琪便把水火葫蘆來歷妙用都說出來。馬遂見他醉了，定要求來一觀。張琪掀起衣服，只見貼肉汗衫上，繫著一條軟繅兒，繅上掛著一個小小葫蘆，提與馬遂看了，不解下來。馬遂看在眼裏，是夜只推酒醉，就與張琪同宿。馬遂有心，到半夜只推解手起來，叫聲「張大哥！」那張琪醉酒熟睡了，馬遂要去解他腰間的法物，見縛得緊緊的，恐怕驚醒他，自己身邊皮袋內帶得有穢血蒜汁，輕輕的將他葫蘆塞去了，滴幾滴穢水在內，照舊塞好。天明起來，張琪全不知覺，正是：高興事成沒興事，無心人對有心人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文招討見馬遂去了許多時，沒些動靜，傳下令來，教眾將引兵四下攻城。孫輔攻打西門，董忠攻打東門，柳春生攻打南門，劉彥威攻打北門。各各近城，擂鼓吶喊勒戰。王則急請眾人商議。只有瘸子恰遇中酒，叫喚不醒，其餘都到齊上城巡看。一面差人報聖姑姑，胡永兒得知。王則喚馬遂問道：「你說文招討軍中缺糧，緣何又來攻城？」馬遂道：「他只趁得幾日糧草，如何不併力來攻！只道大王折過一陣，決不敢出兵迎敵。苦出其不意，必然破之，破得他一枝軍，其他安身不牢，必盡退矣。」馬遂的意見，只要支開王則身邊一班妖人，他好於中取事。王則不解其意，點頭道：「何人敢去衝陣？」張琪自恃水火葫蘆，前番只他有功，挺身出來應道：「孫輔是某手下敗將，某識破他手段，情願引一枝兵出西門迎敵。」說罷，飛馬下城去了。王則道：「再得一人接應方好。」看著吳旺。吳旺吃過驚嚇，本不願行，出於無奈，只得應承，怏怏而去。王則靠著懸空板凳，按住木欄杆，在西門城上觀戰。卻說先鋒孫輔，正在率眾攻城，忽見城門開處，一彪軍飛奔出來。孫輔慌忙約退軍士，挺槍立馬，等待斬殺。張琪不持兵器，手中擎著葫蘆，約莫官軍相近，念起神火咒，把葫蘆去了塞口，喝聲：「疾！」卻不見火光透出，再念聖水咒，連喝：「疾！疾！」把葫蘆籬筒搖了幾搖，也沒見涓滴兒滴將出來，把眼張那葫蘆口內，只聞得一般血腥蒜臭之氣，情知法破，撥回馬頭便走。孫輔飛馬來趕。

原來王則與胡永兒做了夫婦，只學得兩個法兒，一個是禁人法，一個隱身法。行起禁人法時，隨你千軍萬馬，追趕如飛，能令登時禁住兩腳，動移不得，直後待一個時辰後方解。王則在城上見張琪兵敗，後軍來趕，正要念禁人咒語。馬遂立在身邊想道：「此時不下手，更待何時？」但兩旁左右，都執著刀斧器械。馬遂欲奪刀來殺王則，又怕被人知覺，乃捏得拳頭沒縫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王則咒語尚未念完，被馬遂狠狠的一拳，打中嘴上，打落當門兩個牙齒來，綻了嘴唇，跌倒在城樓上，馬遂就奪左右的刀來砍，被王則身邊一個心腹賊將，喚做石慶，腰裏早拔刀出來，手起刀落，把馬遂剝落一隻胳膊來。眾人一齊向前，捉馬遂，救了王則，王則大怒，教左右斬訖報來。馬遂大罵道：「我為無刀在手，不能砍下妖賊之頭，與萬民除害。我死必為厲鬼殺你矣。」眾人推馬遂去斬了。後人有詩贊之雲：

葫蘆水火已成空，又見妖人折齒凶。

卻笑荊卿名劍客，祖龍遶柱竟何庸。

卻說張琪走到吊橋邊，眾軍爭先逃命，先把吊橋踏斷，背後孫輔趕來，張琪遶濠而走，遇泥濘處，馬前腳陷下，被孫輔趕上一鎗，搠下馬來，跌入濠中溺死。可憐張琪賣肉為生，不安本分，今日做了水中之鬼。孫輔教軍士將撓鉤拖起屍首，割了首級，到中軍帳下獻功去了。吳旺只推橋斷，竟不來救應，引兵而回。再說王則被馬遂打綻了嘴唇，聲也則不得。恰好聖姑姑和胡永兒都到，見王則恹般模樣，又損折了張琪，深恨馬遂之事。忙教人將暖輿抬王則到偽府中，一面叫醫人調治。左黜酒醒來，知道此事，也來問安。胡永兒埋怨癩子吃酒誤事，癩子笑道：「我嘴唇又不綻，如何禁我飲酒。」胡永兒道：「且莫說笑話，則今攻城緊急，必須從長計較，斬得他正將一二員，方才肯退。」

聖姑姑道：「他既有破法之人，別無甚計，除非行烏龍斬將法，此法急切難破，但如意寶冊上寫道：『此乃至惡之術，萬萬不可輕用，用之必有陰禍。』如今也說不得了。」原來這法用五金之精，裝於六甲壇下，煉七七四十九日，鑄成鬼頭刀一口，名曰神刀，自能嘯躍。用石匣盛之，藏於水底，金水相得，方不躍去。如遇至危之際，將純黑雄犬一隻，硃書斬將符三道，並開欲斬之人姓名，一同焚化，念斬將咒三遍，吸西方金炁一口，存想人頭落地光景，將神刀猛力砍落犬頭，所焚姓名人頭，向前並落。若把軍冊焚化，雖千萬人，亦皆落頭。此所以為至惡之術也。當初聖姑姑等三人煉法之時，亦為此法利害，只鑄得神刀一口，藏於天柱山頂池中。聖姑姑要去取來砍取文、曹二招討，及有名諸將之首。左黜和胡永兒都喜歡道：「必須如此，方保無虞。」聖姑姑飛身去了。左黜自和吳旺巡城守禁。胡永兒也回偽府中行樂。王則疼得煩悶，飲食不進，無法消遣。平日最喜歡一個扮副淨的樂人，叫做李魚羹，彈得好琵琶、唱個好曲，又會說平話，嘲笑耍子。王則叫喚他來解悶。

當日李魚羹來到王則面前，也不彈，也不唱，閉著口只不則聲。王則問道：「李魚羹！你為何不則聲，心下有甚煩惱？」李魚羹道：「大王尚且煩惱，小人怎地不煩惱。小人與大王都是做私的。大王所靠者，只幾個興妖作怪的人。如今彈子國師去了，張鸞丞相避了，卜吉將軍走了，左黜軍師輸了，任遷捉了，張琪死了，聖姑姑尋事兒躲了。今日在圍城之中，城外軍馬越添得多了，併力要打，雙日不著單日著，終久被他捉了。如今煩惱也算遲了。」王則道：「你的意思如何？」李魚羹道：「不如及早受了招降，反禍為福。」王則大怒道：「叵耐這廝不伏事我，反把言語來傷觸我！」喝叫左右拿下。手下人把李魚羹捉了。王則叫：「把他縛了手腳，吊在炮梢上就城上打出去，跌做骨醬肉泥。」眾人縛了李魚羹，吊在炮梢上，拽動炮架。一聲炮響，把李魚羹打出城外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